



守宮考：從驗貞方術到民俗事象

李含情 四川大學

緒論

「守宮」一詞本指壁虎，多以「守宮砂」為人熟知。「守宮砂」是記載於古代文獻中的、傳說可以驗證女子貞節的神秘事物。本文通過研究發現，「守宮砂」並不是因其藥用原理或科學原理被記載和接受，而是作為一種成熟的驗貞方術被人相信，最終作為記載於文學作品的民俗事象得到流傳。「守宮砂」與

《聖經》中的「聖水驗貞法」一樣，本質都是宣稱具備某種神秘力量的驗貞巫術。

目前學界對「守宮」的相關研究還比較少，僅丘雅的《「守宮」源流考辨》^[1]和呂亞虎的《守宮砂——一種民俗事象的信仰原理及源流考辨》^[2]兩篇，對「守宮」、

「守宮砂」的歷史源流及演變情況進行了一定探討，但仍留有缺憾。朱淵清的《戲一流行於秦漢時期的方術》^[3]，對守宮砂方術的早期形態——「戲」方術的相關情況進行了相關梳理。包永昕的《「蝮螭」、「蜥蜴」、「蠃蜒」、「守宮」辨》^[4]從訓詁角度，對四種蜥蜴類爬行動物的名稱釋義進行了辨析。聞一多先生猜想「守宮」是一種圖騰遺跡^[5]。本文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認為「守宮砂」並不是因其藥用原理或科學原理為人

接受，而是因「守宮」的神學內涵，發展為一種成熟的驗貞方術被人相信，進而演變為民俗事象而流傳至今。

一、守宮源流考

（一）「守宮砂」考

「守宮砂」作為古代典籍記載的一種用以檢驗女子貞節的秘術，廣為人知。但關於「守宮砂」

的歷史演變及主要原理，向來少有探討。呂亞虎的《守宮砂——一種民俗事象的信仰原理及流變考察》，對「守宮砂」的產生時代進行了較為詳盡的介紹。^[6]

最早記載「守宮砂」的傳世文獻，是西漢淮南王劉安的《淮南萬畢術》。此條收錄於《太平

摘要：「守宮」一詞，本是古人對「壁虎」的稱呼，常與其它蜥蜴類爬行動物相混淆。因上古時期的龍崇拜遺存，「守宮」被先民賦予了一定的神學內涵。隨著貞節觀念的興起及秦漢時期「婚前守貞」觀念的強化，民間方士選取具有一定「超自然力量」的守宮、丹砂，結合一定的信仰原理，創造形成了守宮砂驗貞方術。但守宮砂（省稱守宮）並沒有作為驗貞方術得以流傳。秦漢時，與眾多的神仙方術一起趨於凋零。魏晉時，作為驗證貞節的藥方記載於醫書藥典。至唐宋，作為「處女象徵」的歷史典故被文學作品所引用。「守宮」最早是一種驗貞方術，最終作為文學作品中的民俗事象流傳下來。

關鍵詞：守宮；守宮砂；蜥蜴；驗貞方術

御覽》中：

《太平御覽》九四六引《淮南萬畢術》：「守宮飾女臂，有文章。取守宮新合陰陽者，牝牡各一，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飾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輒減去。」

《太平御覽》三一引《淮南萬畢術》：「取七月七日守宮陰乾之，治合，以井華水和，塗女人身，有文章，則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7]

《淮南萬畢術》明確記載用丹砂餵養守宮、

塗之手臂，用以驗視女子貞節。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養生方》中也有類似記載：

「取守宮置新甕中，而置丹（於）甕中，令守宮食。須死，即治，軋畫女子臂若身。即與男子戲，即不明。」^[8]

帛書中記載的內容，與《淮南萬畢術》中的介紹大體相似，兩書記載的是同一事物。西漢淮南王劉安活動於漢武帝時期，馬王堆帛書則早於《淮南萬畢術》。依此，「守宮砂」大約在秦末漢初就已經出現。^[9]

（二）「守宮」考

關於《淮南萬畢術》和帛書《養生方》中共同記載的「守宮」為何物？晉朝張華《博物志》「戲術」條解釋說：

「蜥蜴或蠃蜒，以器養之，食之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搗萬杵體，點女人肢體，終年不減，惟房事則減，故號守宮。」^[10]

意思是，「守宮」即名為蜥蜴或蠃蜒的動物。宋代羅願對「守宮」進行了進一步的甄別，「蠃蜒，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11]依此，守宮具體應當是指蜥蜴中的一種，是體型較小、活動於房屋內的「小型蜥蜴」，即今天所說的「壁虎」。羅願實際上將「守宮」同「蜥蜴」進行了區分。

關於「守宮」一名的來歷，一直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守宮」一詞最早出現在西漢《淮南萬畢術》和《漢書·東方朔傳》：「（朔）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12]「守宮砂」則在宋朝以後廣泛流傳開來。以致很多人產生誤解，認為「壁虎」是因為廣泛用於製作「守宮砂」，進而產生了「守宮」這一別稱。

事實上，雖然文獻中最早關於「守宮」的記載就是與驗視女子貞節相關。但不能據此斷定壁虎稱「守宮」是得名於「守宮砂」。

據《本草》的記載：「守宮似蜥蜴而小，在屋壁間故名守宮。」^[13]顯然，應當是古人觀察壁虎這一小型蜥蜴的生活習性，發現它一般在房屋內棲息，因其多在室內活動，而用「守宮」這個詞來

指稱它，取「留守宮內」之意。只是「守宮砂」中的「守宮」又可解作「女子保守其心」，後人便由此誤解了「守宮」名稱的來歷。

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對「守宮」的具體所指進行了進一步的甄別，「小而青者曰蜥蜴，大而黃者曰蠃蜒，最小在牆間砌下者曰守宮」^[14]。認為「守宮」與其他「蜥蜴類」生物之間，應當是存在差異的。《淮南萬畢術》和《養生方》都記載需將守宮「置於甕中」，體型較大的「蜥蜴」不能滿足這一條件。並且，室內活動的壁虎，較活動於山間的「蜥蜴」，也更易取用製作「守宮砂」。所以說，從現代生物學綱目歸屬上判定，「守宮」與「蜥蜴」應當是兩種不同生物。

但是，「守宮」與「蜥蜴」相區別，是魏晉以後才逐漸明晰的觀念。古人認為「蜥蜴」、「守宮」指代同一生物。晉朝張華認為「蜥蜴」、「守宮」是同一生物的不同別稱。東方朔奏漢武帝時說：「若非守宮，即蜥蜴。」《爾雅·釋魚》：「蜥蜴，蜥蜴。蜥蜴，蠃蜒。蠃蜒，守宮也。」^[15]根據上述記載，秦漢時期的人並不能對蜥蜴類的爬行動物作出細緻區分，多將「守宮」與「蜥蜴」混為一談。

總的來說，「守宮」本義指壁虎，是蜥蜴類爬行動物中的一種，多在室內活動。秦漢時期的人們經常將其與「蜥蜴」直接混同。在秦漢方士以「守宮」為主要材料，創造形成「守宮砂」方術後，「守宮」一詞，被作為「守宮砂」（驗貞方術）的省稱而得到了大量使用。

二、守宮的神學內涵

在中國古代，像守宮這樣的蜥蜴類爬行動物，常常因其獨特的形態，而被古人賦予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前已提到，中國上古時期常將守宮與蜥蜴視為同一物種。所以，先民對守宮的神秘性的認識，多表現為對蜥蜴的崇拜。

蜥蜴崇拜早在新石器就已產生，在原始文化遺存中就有蜥蜴崇拜的痕跡^[16]。甘肅甘谷縣西坪廟底溝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瓶上有「蜥蜴紋」式樣。有學者研究認為，這種把蜥蜴繪於祭祀禮器上的行為，表明遠古人類首先注重的是蜥蜴的神性。河南三門峽市廟底溝出土的塑像彩



陶殘片，殘片上同樣繪有蜥蜴紋。因其形制較少，不少學者認為繪製的正是真實的壁虎圖像。長沙出土的戰國帛畫上有「蜥蜴龍」圖像。「蜥蜴紋」、「壁虎紋」在原始文化遺存中的多次出現，都說明了守宮這種蜥蜴類爬行生物被先民賦予了一定的神學內涵。

「蜥蜴」式樣的多次出現，反映了先民對蜥蜴的崇拜心理。這種崇拜心理的形成，與中國早期的龍崇拜關係密切。

關於龍崇拜中「龍」的原型，有蛇說、鱷魚說、蜥蜴說等多種說法。「蜥蜴象龍」是古人對蜥蜴的共同認識。古代文獻記載龍時，常將「龍」描寫成一種大蜥蜴狀的動物。《史記·周本紀》載：「周幽王時……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滌流於庭，不可除……滌化為玄黿，以入王后宮。」韋昭注曰：「蜺，蜥蜴，象龍。」^[17] 據此來看，在古人觀念中，龍的形象與蜥蜴是很接近的。這也就是新石器時代遺存中有許多「蜥蜴龍」圖像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當時的人有將蜥蜴（包括守宮）當作龍或龍的親屬的觀念。

首先，守宮、蜥蜴有與龍相關的別名——「龍子」。

《名醫別錄》：「蜥蜴……形大純黃色者名蛇醫；其次似蛇醫而小形長尾，見人不動者，名龍子。」

《古今注》：「蜥蜴一曰守宮，一曰龍子。」^[18]

聞一多據此認為「守宮」是古代龍圖騰的遺跡。^[19] 將守宮稱作「龍子」，是古人對龍的崇拜心理轉移到蜥蜴身上的一種反映。

除「龍子」稱呼外，龍母信仰的形成也與守宮有關。根據目前關於龍母信仰的研究成果^[20]，龍母信仰的形成及其崇拜活動，在秦始皇統治時期已經存在。傳說，秦始皇時，嶺南有老婦信溫，在河中得大卵，回家孵出「如守宮狀」的龍子。這即是龍母信仰的由來。在龍母信仰的相關內容中，關於龍母所養龍子的外貌，多描述為「如守宮狀」、「形如守宮」等。

《雲笈七籤》中也有與龍子相關的記載：「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去。」^[21] 古人普遍認為，守宮與龍子外在形象

一致。所以「守宮」在文獻書寫中，常被賦予與龍相關的神學內涵。

其次，蜥蜴「變化膚色」的神秘特性，也被視為與龍變化萬千的能力相關。占筮之書《易經》即是以「蜥蜴」命名，用以指代其是解釋世間萬般變化的典籍。《說文解字》釋「易」字：「易，蜥易，蜥蜴，守宮也，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22] 即，《說文解字》認為「易」字本義是像「蜥蜴形」。《易經》開篇即以龍形象來闡發思想內容，亦可佐證「易與蜥蜴」、「易與龍」、「龍與蜥蜴」間存在密切聯繫。

此外，蜥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龍崇拜中「龍」呼風喚雨的靈異能力。宋代，人們正是出於「象龍致雨」的心理，發明了「蜥蜴求雨法」。^[23]

總的來說，守宮這樣的蜥蜴類爬行動物，常與龍聯繫在一起，先民出於對龍法崇拜心理，把像龍的守宮也看作具備靈性的動物，賦予守宮一定的神學內涵。

三、守宮與驗貞方術的結合

（一）貞節觀念的產生

驗視女子貞節的「守宮砂」的出現，與先秦時期貞節觀念的產生與秦漢時期婚前守貞觀念的不斷強化密不可分。

有關中國古代女性的貞節觀念，一般認為，夏商周時代，逐漸產生了要求女性保持貞節的觀念。春秋時期，貞節觀念得到了一定的提倡。秦、漢時，貞節觀念上升，對女子「婚前守貞」的要求進一步強化。^[24] 根據目前關於中國古代貞節觀念的研究，中國古代的貞節觀念，真正確立於隋唐，成熟並強化於兩宋，到清代發展到極致。^[25] 事實上，雖然歷代都提倡「貞節」，但截止到宋代以前，「貞節」觀念還只是浮於空談，即只是在觀念意識層面上的宣導，並沒有用實際行動上進行過多干涉。也就是說，雖然秦漢時期的女性貞節觀念正在從淡薄走向強化，但真正從禮教層面上對女性貞節的干預還是有限的。

「貞節」觀念包含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守節」觀念，即「一女不事二夫」思想，要求女性從一而終，在婚後恪守貞節，不犯「淫戒」，夫死不

改嫁；二是「婚前守貞」觀念，即要求女性「防閑貞操」，在婚前始終保持處子之身。貞節觀念中的「守節」觀念，在宋以前都表現為較寬泛的態度。部分學者通過考察秦漢婦女的社會生活，發現秦漢時期的婦女，在兩性交往和婚後再嫁活動中，仍保有一定自由。對女子是否需要堅守貞節的態度是較為寬泛的^[26]。雖然社會價值取向提倡「守節」，但和離再婚、夫死改嫁等行為仍正常發生於社會交往中。

但「貞節」觀念的第二個內涵——「婚前守貞」思想，自西周以來就已經成為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共識。

「婚前守貞」觀念的確立，是隨著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轉變形成的。隨著私有制的建立，只有保證女性在婚前保持貞節，才能保證私有財產真正傳承給父系親生後代。隨著以父子血緣為核心的家庭秩序的建立，必然伴隨對女性「婚前守貞」要求的不斷強化。眾多文獻記載都可佐證這一規律。比如，先秦典籍《詩經》以女子「貞靜」為美，實際就是對女子「婚前守貞」的宣導與要求。除此之外，儒家禮制中規定新婦嫁娶後前三個月需「廟見」，這實際是以防女性在婚前「失貞」，致使宗族血脈發生混淆的一種防護手段。

秦漢時期的驗貞方術，即是在此社會背景下產生。

（二）驗貞方術的形成

自先秦時期禮崩樂壞以來，不論是禮制還是社會風氣，都不能嚴格保證女性在婚前保有貞節。由此，社會廣泛產生了在婚前驗視女子貞節的需求。民間對驗視女子貞節的需求，同超自然力量結合，驗貞巫術（方術）即由此產生。

這種驗貞方術最早在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中被記載下來。帛書中的驗貞方術主要流行於民間，具體程式還較為簡略，最早記載於「戲」方術條目之下。這種流行於民間的驗貞方術多掌握在當時求仙問道的方士手中，後來隨著秦漢上層統治者對長生問仙之事的推崇，方士地位提高，這一驗貞方術由方士獻於貴族。秦漢方士對來自民間的驗貞巫術進行了一定的規範、定型，由此，確定為「守宮砂」的驗貞方術得以在

《淮南萬畢術》等神仙道書中得到記載，進而流傳下來。

（三）守宮砂方術的信仰原理

呂亞虎的研究同樣對守宮砂方術的信仰原理進行了一定討論，但只從「相似律巫術法則」這一個層面對守宮砂方術進行認識，對其信仰原理的揭示還不夠全面。^[27]

關於守宮砂方術的信仰原理，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認識：

一是，「守宮」具備龍崇拜遺存的神學內涵。依據胡新生對巫術的一般定義：「（巫術）是運用超自然力量並通過特定儀法控制客體的神秘手段。」^[28]民間巫術「守宮砂」的「超自然力量」來源即是先民賦予「守宮」的神學內涵。這種神學內涵，使得中國古代人民相信「守宮」這種生物具備一定的「超自然力量」，也相信將其作為原料施展巫術，能實現「控制客體」（即驗證貞節）的理想效果。

不僅如此，丹砂同樣被秦漢時期求仙煉丹的方士賦予了相關神學內涵。用丹砂餵養守宮，即是相信兩個同樣具有神學內涵的事物相結合，將會產生新的「超自然力量」。

二是，守宮砂方術是依據「同能致同」的相似律巫術法則形成的。驗貞方術以守宮為主要成分，除了「守宮」具備一定「超自然力量」外，還因為「守宮」符合巫術形成的相似律法則。前已提到，古人將活動於屋室的「小型蜥蜴」（即今日所稱壁虎）定名為「守宮」。「守宮」除了表示壁虎常留守屋室壁間外，還可以指代古代女子居守屋室的生活狀態，以及「守其心而不亂」的守貞心態。出於「守於宮室」含義同「女子持守於室」含義的相似性，以「守宮」為核心內涵的巫術（方術）被建構起來。方士賦予了「守宮」驗視女子貞節的巫術效用，並推進了這一驗貞巫術（方術）的塑造。正如柴旭健所說，守宮砂方術與《聖經》中的「聖水驗貞法」一樣，「這一系列的驗貞方法實際上是宗教迷信與原始巫術媾合的惡風陋習。」^[29]

三是，守宮砂方術效用的顯現同蜥蜴「變化膚色」的神秘特性有關。前已提到，秦漢時期的



人，還不能將蜥蜴類中的不同種族進行細化區分。「蜥蜴」中有一個類別，能夠根據環境改變自身顏色，即今日所謂「變色龍」。古人將其稱為「十二時蟲」，認為它同樣是「守宮」的一種。李時珍《本草綱目》云：「南方有十二時蟲，即守宮之五色者。」^[30] 古人並不能對這種變換膚色的生物特性作出合理的解釋，於是只能將其歸於一種神秘力量。守宮砂方術以「點臂變色」作為顯示女子貞節的結果，正是古人對「變色龍」變換膚色的神秘力量的另類解釋和模仿。

總的來說，守宮砂這一驗貞巫術（方術）的產生依據：前提是「守宮」自身具備一定的神學內涵，這是巫術產生的「超自然力量來源」。具體建構是秦漢方士運用相似律巫術原則，將含義為「留守宮室」的「守宮」，改造為「致使女子能守其心」的驗貞方術。之後依據守宮能變換膚色的神秘特性，將守宮砂巫術的驗證結果設定為「點臂變色」。

（四）守宮與其他方術

「守宮」除了與驗貞方術的形成有關，它與其他方術或神秘現象亦有關聯。除了「防閑貞操」以外，守宮還常對婦人有其他神秘影響：

《太平御覽》九四六引《淮南萬畢術》：「守宮塗臍，婦人無子。取守宮一枚，置甕中，及蛇衣以新布密裹之，懸於陰處百日，治守宮蛇衣分等，以唾和之，塗婦人臍，磨令溫，即無子矣。」

《太平御覽》引《夢書》：「守宮為寡婦著垣牆也。夢見守宮，憂寡婦人也。」^[31]

此處記載了一種以守宮塗臍，可以使婦人無子的方術。同時，夢見守宮被認為是寡婦的神秘徵兆。

四、守宮砂的流變

根據前文研究，省稱為「守宮」的「守宮砂」，本質是一種驗貞方術。但在從秦漢至今的流傳過程中，不同時期古代人民對其的認知和解讀發生了改變。

秦漢時期，守宮砂方術被記載於《養生方》、《淮南萬畢術》等神仙道書中。當時人廣泛將其作為驗貞方術看待。秦漢以後，關於守宮砂方術

的記載越來越少。這可能與「守宮砂」實際運用的凋零有關。

秦漢神仙方術的逐漸沒落乃至湮滅，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秦漢時期的許多方術，都是依託當時的神仙觀念和方士的相關手段而存在，具有明顯的原始性和不成熟性，既無法通過科學原理產生致用，又無法提供民眾強烈的宗教體驗，很難有充足的民眾基礎。隨著神仙思想的變化和社會觀念的進步，部分方術被制度宗教吸收、改造，轉化為「法術」繼續存在，大部分方術因失去民眾基礎被遺忘，守宮砂方術就是如此。

至魏晉時期，僅醫書藥典中還零星保留有關「守宮砂」的記載。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案東方朔云：『若非守宮則蜥蜴』。如此蜥名守宮矣。以朱飼之，滿三斤，殺，乾末以塗女子身，有交接事便脫，不爾如赤志，故謂守宮。今此一名守宮，猶如野葛、鬼白之義也，殊難分別。」^[32]

隨著魏晉本草藥學的發展，有關「守宮砂」的文獻書寫，已不再將其視作驗貞的方術，而是將其視作一種能夠驗證貞節的神秘藥方，在醫書藥典中記載下來。

之後，中醫藥學家很快發現，「守宮砂」實際並不具備驗證貞節的藥用原理：

《本草綱目》引唐蘇恭曰：「亦名壁宮。飼朱點婦人，謬說也。」

《本草綱目》李時珍曰：「點臂之說，《淮南萬畢術》、張華《博物志》、彭乘《墨客揮犀》皆有其法。大抵不真，恐別有術，今不傳矣。」^[33]

到此時，人們對「守宮砂」的認識與理解，既遺忘了它作為驗貞方術的信仰原理，又否定了其作為藥物驗證貞節的效用，再無人探究其背後原理。

到唐朝，「守宮砂」開始作為一種「文學典故」、「民俗物象」出現在詩文中。

杜牧《宮詞》：「深宮鎖閉猶疑惑，更取丹砂試辟宮。」

李商隱《河陽詩》：「巴西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34]

唐時，對「守宮」的引用僅為個例，《全唐詩》

僅見以上兩條。

宋代以後，隨著理學思想的發展，貞節觀念成熟並強化。出於對處子貞節觀的狂熱追求，能驗證女子貞節的特殊事物「守宮砂」被重新提及。

「守宮砂」多次出現在這一時期的詩詞、戲文等文學作品中。僅《全宋詩》中提及「守宮砂」的就有二十餘首：

艾性夫《昭君出塞圖》：「臂紗尚護紅守宮，妾命君恩盡如葉。」

胡仲弓《宮詞》：「通宵銀燭影搖紅，坐對孤鸞伴守宮。」

劉筠《宣曲二十二韻》：「難銷守宮血，易斷舞鸞腸。」

佚名《漢宮》：「三千嬪御無行幸，獨費丹砂飼守宮。」……^[35]

這些詩文，更多的是將「守宮砂」當作書於文獻記載的「文學典故」使用。廣泛在意的是文獻書寫下的「守宮砂」內涵，而非「守宮砂」的本質涵義和效用原理。神秘的「守宮砂」為當時的文人提供了無限的想像空間，提及「守宮砂」的詩詞、戲文和小說不斷湧現，致使「守宮砂」最後作為「象徵處女的唯一標準」的文學典故流傳至今。

總的來說，「守宮砂」最早作為一種驗貞方術產生，在流傳過程中，人們對其的認識不斷發生變化，機緣巧合之下，最後作為一種文學典故、民俗事象得到流傳。

結語

根據前文研究，「守宮」本義指壁虎，在秦漢時期常與「蜥蜴」相混淆。因上古時期龍崇拜遺存，「守宮」這樣的蜥蜴類爬行動物被先民賦予了一定的神學內涵。隨著貞節觀念的興起及秦漢時期「婚前守貞」觀念的強化，民間方士選取具有一定「超自然力量」的守宮、丹砂，結合一定的信仰原理，創造形成了守宮砂驗貞方術。

但守宮砂並沒有作為驗貞方術得以流傳。秦漢時，與眾多的神仙方術一起趨於凋零。至魏晉，被誤認為驗證貞節的藥方記載於醫書藥典。宋代以後，作為記載於典籍的「處女象徵」被文

學作品所引用。

最早是一種驗貞方術的「守宮砂」，最終作為文學作品中的民俗事象而流傳下來。

- [1] 丘雅：〈「守宮」源流考辨〉，載《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0年8月，第150-151頁。
- [2] 呂亞虎：〈守宮砂——一種民俗事象的信仰原理及源流考辨〉，載《中國俗文化研究》2017年2月，第143-159頁。
- [3] 朱淵清：〈戲——流行於秦漢時期的方術〉，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1月，第29-30頁。
- [4] 包永昕：〈「蠐螬」、「蜥蜴」、「蚯蚓」、「守宮」辨〉，載《品位·經典》2021年10月，第69-72頁。
- [5] 參見聞一多：《神話與詩》（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第206頁。
- [6] 同注[2]，第143-159頁。
- [7] 李昉編纂，孫雍長、熊毓蘭校點：《太平御覽》（第8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89頁。
- [8]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5頁。
- [9] 同注[2]，第143-159頁。
- [10] [晉]張華著，祝鴻傑注：《博物志新譯》（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0頁。
- [11] [宋]羅願撰，石雲孫校點：《爾雅翼》（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第378頁。
- [12] [漢]班固：《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2843頁。
- [13] [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第4冊）（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9年3月），1456頁。
- [14] [宋]鄭樵撰，王雲五編：《通志》（第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第881頁。
- [15] [晉]郭璞校注：《爾雅》（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6頁。
- [16] 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陶瓶、陶盆中有「蜥蜴紋」式樣。相關討論參見：吳山編著：《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0-21頁。馬玉堃、李玲著：《中國古代生物文化概論》（哈爾濱：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6-67頁。
- [17] [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47頁。
- [18] 同注[5]，第206頁。
- [19] 同上。
- [20] 參見翟衛姿：《宋代龍母信仰研究》（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 [21] 張君房輯：《雲笈七籤》卷一百八「騎龍鳴」（濟南：齊魯書社，2016年），第288頁。
- [22]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



2013 年），第 196 頁。

[23] 參見齊德舜：〈宋代蜥蜴祈雨法研究〉，載《宗教學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223-232 頁。

[24] 參見王傳滿：〈秦漢時期的貞節觀念及女性人格〉，載《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8 年 5 月，第 68-70 頁。

[25] 關於中國古代秦漢時期的貞節觀念，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解洪興：《周代婚育習俗及其民間信仰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年 6 月）。陳筱芳：〈春秋時期的貞節觀〉，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 1 月，總 21 卷第 1 期，第 105-109 頁。王傳滿：〈秦漢時期的貞節觀念及女性人格〉，載《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8 年 5 月，第 68-70 頁。柴旭健：〈從母權制到處女情結看女權的衰落〉，載《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 6 月，第 59-61 頁。

[26] 同注 [24]，第 68-70 頁。

[27] 同注 [2]，第 151-154 頁。

[28] 胡新生：《中國古代巫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3 頁。

[29] 柴旭健：〈從母權制到處女情結看女權的衰落〉，載《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 6 月，第 61 頁。

[30] 同注 [13]，第 1456 頁。

[31] 同注 [7]，第 589 頁。

[32] [宋]唐慎微等撰，陸拯、鄭蘇、傅睿等校注：《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 年），第 1194 頁。

[33] 同注 [13]，1456 頁。

[34] 周振甫主編：《唐詩宋詞元曲全集·全唐詩》（第 10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9 年），第 3917、4063 頁。

[35] 湯華泉輯撰：《全宋詩輯補》（合肥：黃山書社，2016 年）。

Shougong Research: From the Secret Recipe of Verifying Women's Chastity to Folk Allusions

Li Hanqing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word “Shougong” (守宮) was originally the name of gecko in ancient times, and it is often indistinguishable from other lizard-like reptiles. Because of the dragon worship in ancient times, the ancients believed that “guarding the palace” was related to mystical powe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female chastity, the concept that women should maintain chastity before marriage was strengthened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folk clergy chose the “Shougong” and cinnabar with supernatural powers, and through some belief principles, they created and formed the “Shougong Sha” (守宮砂) chastity verification technique. However, “Shougong Sha” (provincial name “Shougong”) was not spread as the secret recip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t was close to extinction along with many immortal secret recipes.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it was a prescription for verifying chastity recorded in medical book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 was cited in literary works as a historical allusion to symbolizing the virgin. “Shougong Sha” was originally a secret recipe of verifying virginity, and eventually passed down as a folk allusion in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Shougong, Shougong Sha, Lizard, Virginity inspection, The Secret Recipe